

宣言

XUAN

YAN

王弈非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宣言

XUAN

YAN

王弈非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宣言/王弈非著. —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
2010. 2

ISBN 978 - 7 - 209 - 05128 - 6

I. ①宣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2501 号

责任编辑: 李岱岩

宣 言

王弈非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

规 格 32 开(169mm × 239mm)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660 千字 插页 2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

ISBN 978 - 7 - 209 - 05128 - 6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。 电话:(0634)6216033

序 言

山东省东营市博物馆（位于广饶县），珍藏着一本1920年8月首版的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这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革命文献。

1848年2月24日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伦敦发表。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推动历史进程的宣言书，它的诞生，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。

70年后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传到中国，随即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。《共产党宣言》广饶藏本的意义和价值，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最早版本，而且在于它生动地说明了“五四”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，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部曾经对广饶、对山东乃至对全国都发挥过重要作用、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。

地处鲁北平原、渤海之滨的广饶县，历史悠久、文明灿烂。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后，一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激发下，纷纷走出封建势力相对浓厚的农村，到城市中去求学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他们中间一些人在外地接触了共产党人，通过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成为共产主义者，有的还成了职业革命家。例如延集村的延伯真（书中人物延玉祥的原型），毕业于济南一师，1923年经王尽美、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任山东地委执委，成为广饶县第一个共产党员。刘集村的刘子久（书中人物刘国俊的原型），1923年在益都省立十中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、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翔千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，后曾任山东地委执委、河南省委书记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、顾问等职。1925年初春，刘子久回乡期间发展刘良才（该书主要人物刘国栋的原型）入党，随即成立了刘集党支部。1926年春节，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、延伯真、刘雨辉（书中人物刘慧珍的原型，延伯真夫人）又回到了故乡刘集村，给刘集村支部带来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。其中就有刘雨辉带回的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长篇纪实小说《宣言》围绕《共产党宣言》在广饶的学习、传播和保护，描写了以刘国栋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，在白色恐怖年代为保护人民利益、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，前赴后继、不屈不挠、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。《宣言》既严格按照党史资料记载，真实反映了当时山东、特别是广饶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历程；同时，

又通过对个别人物和个别情节进行典型塑造，艺术地再现了当年那些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敢于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的革命豪情和英雄形象。作品融思想性、教育性、艺术性于一体，是一部弘扬革命精神的好作品，也是一部难得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。

一部好作品，特别是弘扬主旋律的好作品，之所以“好”，就在于它能够教育人、鼓舞人、激励人、感染人。衷心希望长篇纪实小说《宣言》的问世，能够启迪人们继续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，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，保持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。这是作者的创作本意所在，也是作品的社会价值所在。

王弈非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宣传工作二十余年，是一位勤奋的青年作家。《宣言》是他的长篇处女作，也是他从单纯的新闻工作向文学创作转变的一个成功的尝试。祝愿王弈非同志以此为新起点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在弘扬革命文化、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王修智

2009年10月

第一章

民谚曰：小寒大寒，拾掇拾掇过年。

民国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六年，小寒第二天是小年。

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，天空中弥漫着一丝过年的气息，远处的村子里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。马上就要过年，无论年景怎么样，无论日子过得姣好，无论穷人富家，都要到集上购置一些年货。

在广饶，一般相邻的十几个村子会设一个集市。这个集市或是在小镇上，或是在较大的村子里。侯家庄是周围最大的村子，又有侯家这样的豪门，随着沿街商铺的增多，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中心集市，每月逢三遇八是集。

集市上人头攒动。刘集村的田二牛，刚十岁的样子，跟在他爹田有粮后面，在侯家庄赶年集。田有粮四十岁出头，是刘集的勤快木匠，此刻卖完两个小方桌和板凳等几件木制家具，已经全部换成了年货。

集上叫卖声此起彼伏，爷俩走过一个挨一个的货摊儿。看上去各种年货虽然琳琅满目，但是仔细搭眼却看不出稀罕，大多是一些日常的针头线脑、家居杂货，以及一些红灯笼绿帐子、各种玩具和棉衣鞋帽。闹中取静处，集市东南角的戏场子四面空敞只有顶棚。田有粮背着个盛年货的布袋，站在外围饶有兴味地听评书。田二牛站在他爹后面，伸头探脑地听热闹。

台下正对着一排方桌，太师椅上端坐着侯家庄的大地主侯扒皮一家。侯扒皮不到六十岁的样子，穿紫铜色对襟锦缎棉袍子，微胖，戴着瓜皮帽，手捂紫砂壶喝着茶，一副陶醉的样子。侯家人都在前排桌子就座。侯扒皮的右边是他的姨太太，左边是他的小儿子侯世贵。另一桌上坐着侯扒皮的大儿子侯世运和他老婆。评书说的是听了多少遍的《孙武传》，正说到孙武“吴宫教战”这一节。眼见孙武要杀吴王的两个宠姬，正在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就碰到挨场子敛钱的。原来这里侯家包了场子，除了侯家人，其他听评书的都要交钱。

田有粮老实巴交的样子，没有想到听书还要交钱，一脸惊恐往后缩。敛钱的家奴来到田有粮跟前，举着收钱的盘子，喊着“帮个钱场儿帮个钱场儿”。另一个家奴见田有粮不交钱光往后退，马上露出满脸狰狞，一把薙住田有粮的棉袄领子。

田有粮：“刚来听听还要钱哩……”

敛钱的家奴：“天底下哪里去吃白食？今天你想不交钱？没门儿！”

侯家的几个家奴围上来，就把田有粮拉出了场子，骂骂咧咧就搜身，连一毛钱也没有。看到当爹的要挨打，田二牛吓得躲在侯家的马车后面哆嗦。

几个家奴抓住田有粮肩上盛年货的布袋，田有粮和他们撕扯争夺。其他听说书的乘机溜走。几个家奴已把田有粮踢翻在地，拉到了侯扒皮桌前。

侯扒皮阴阳怪气地问：“哪个耳朵听的呀？”

恶奴们知道，老爷这是要拿田有粮的耳朵问罪。一个恶奴抓住田有粮的领口，照着田有粮的左耳朵一个耳光扇过去，问：“是不是这个耳朵？”接着一巴掌反抽在右耳朵上，问：“还是这个耳朵？”就这样左右开弓扇下去，不一会儿就抽得田有粮傻在当地，鼻子里两耳里往外流血。

侯家的三小子侯世贵，外号叫三猴子，十四五岁，看到马车后面的田二牛，上去正待揪他，却看见自家的马车被套里往外滴水，伸手摸一摸，放在鼻子上一闻，臊味熏人，咧着努鼻，知道是给人偷着撒了尿。

侯世贵马上冲着侯扒皮大喊：“爹，谁把咱被套尿上尿啦？！”

喊着的时候，侯世贵看见田二牛，正躲在马车后面，畏畏缩缩的样子，估计是他，就赖田二牛。田二牛死活不承认。

侯世贵：“不是你尿的？我看见你正在后面，那是干什么？”

田二牛：“不是我尿的……”

侯世贵哪管这一套，家奴已经把田有粮抽晕在地。一人上来背拧田二牛两臂，侯世贵左右开弓，抽了田二牛二十个嘴巴子，把他抽得鼻青脸肿，鼻血四流。

爷儿俩一个听书不交钱，一个被逼认尿了被套。田二牛他爹没有钱赔被套，家奴们早把夺过的年货袋子打开，侯扒皮坐在那里，看到里面不过是几升谷子和几大捆干菜叶子，抬脚就把袋子踢翻，谷子撒得满地都是。恶奴把干菜叶子狠踩几脚，踩得稀烂。侯扒皮看着田有粮穷光蛋一个，就挥挥手叫家奴把他放了。田有粮踉跄着爬起来，让家奴一脚踢出了戏场子。

田有粮一瘸一拐，爷俩垂头丧气，一前一后回了家。

小年自然没有过成，受了委屈的田二牛腆着被打肿的脸，把这事告诉了耿佳乐。耿佳乐今年十四岁，一脸嘎子相。田家和耿家是左右邻居，平时田二牛就是耿佳乐的跟屁虫，听到田二牛让人欺负了，耿佳乐就集合了刘集的小伙伴，让人给侯世贵下“战书”，要在阳河桥头给田二牛“出气”。就这样，腊月廿五，双方各自纠集了几十个孩子，刘集的在桥东，侯家庄的在桥西，捡着河滩上不大不小的河流子，你投我我掷你，把那石子扔得嗡嗡嗡嗡，隔河对打起来。

争夺的焦点好像就是阳河上的一座桥。阳河宽绰的沙滩上，双方隔着结冰的河道来回奔跑着，你打我我打你，扔出去的石头有的落在没有结冰的水流中，激起朵朵水花。敌对双方这样打来打去，往往最后就打到了桥头。得势的一方打过桥去，人马还没有全部过桥，很快就在桥头被对方一个反冲锋打回来。这样的拉锯战打了一下午，双方你来我往三四个回合，仍然没有分出胜负。因为冬天穿着棉衣，戴着棉帽，即便是被石子击中了，顶多就是起个红包疼一下，双方的伤情并不大。他们只为出口气，

一场出气战打成了阵地战，打了半天不分高低。

正当桥东的把对方打退冲到桥上时，远远的从西面路上跑来一男一女。两个人都是刘集的，文化人打扮，男的叫刘国俊，三十岁出头，深蓝色长棉袍子，像教书先生。女的叫刘慧珍，月白色碎花棉袍子，围个红色棉线围巾，看上去二十四五岁，像女学生。俩人都提着笨重的行李，女的边摇摇晃晃地跑着，边气喘吁吁地喊“别打啦别打啦”！这样喊着，两人就到了桥头。桥上的孩子们纷纷躲让。

这时，冲到桥上一方那个指挥作战的耿佳乐看到来人，高兴地喊：“慧珍姐！”边喊着边迎了上去，虽然才十四岁，但很懂事，一边接刘慧珍的行李，一边不忘和刘国俊打招呼道：“回来啦，俊子叔？”

“佳乐，你们怎么打起来啦？”刘慧珍边给耿佳乐擦着额头上的汗边问。

“姓侯的不讲理，他们欺负人！”耿佳乐指着刚被他们打退的一方说。

这段时间，刚被打退的一方也围了上来，为首的是穿着锦面儿棉袍子的侯世贵，也是满头大汗，听耿佳乐说他欺负人不讲理，马上回敬道：“你们才不讲理呐！他听说书不给钱，还往我们家马车被套里尿尿……”

“谁不给钱啦？跟着大人赶集听说书唱戏，哪有给钱的？再说你凭什么抽他嘴巴子？”耿佳乐感觉有两个大人撑腰，指着侯世贵的鼻子说。

“我没尿……”躲在耿佳乐身后的田二牛，到现在也没有胆子站出来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给你们评评理。”刘国俊看着孩子们各自据理力争，一直没有说话，等听个大概，想平息这场“战争”。事情原委听个大概后，刘国俊知道，侯扒皮是当地出了名的恶霸劣绅，如果自己动手教训了侯世贵，明显给他的儿子亏吃，只会给刘集的父老乡亲惹出麻烦，埋下后患。但是就此罢休，不为孩子们一解前天的“抽嘴巴子”之愤，失去今天这个机会倒怪可惜。就在刘国俊踌躇的当口，双方的口水战开始升级，大有不见高低誓不罢休之势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刘国俊问：“你们打算怎么见输赢？”

“三猴子你说，我们奉陪！”耿佳乐喊着侯世贵的外号，显然得理不饶人。

“他下的战书，你叫他说！”侯世贵一副外强中干的样子。

“那好。我看武斗不行，咱们就来个文斗。”耿佳乐信心十足。

“文斗怎么斗？说出来看看。”侯世贵有些心虚。

耿佳乐：“我们各自找出三个人对打，三局两胜怎么样？”他已成竹在胸。

侯世贵：“对打？怎么算赢？打死人要赔命的……”他以退为进威胁道。

耿佳乐：“那就摔跤，谁倒了谁输！国俊叔给我们当见证。”

侯世贵：“好，就摔跤。赢了怎么说，输了怎么办？”

耿佳乐看着侯世贵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如果我们输了，你抽我二十耳刮子；如果你们输了，我替牛子抽你二十刮子。不许耍赖，你敢不敢？”

侯世贵看看身后与对方旗鼓相当的人手，有些拿不定主意，但看到人家有大人在

场助威，自己耍赖又害怕人家大人动手教训，就怯怯地应承着，返回桥头，组织自己的摔跤人马。

一直在一旁观战的刘慧珍心里惴惴的，看到侯家庄来的大多是一些富家子弟，有几个个头明显高于耿佳乐他们，就压低了声，有些担心地问：“佳乐，你们个子哪有人家高，能行吗？别吃了亏……”

“慧珍姐，摔跤可不止在个高，我知道怎么赢他们……”耿佳乐一脸神秘，红扑扑的脸上闪着必胜的神气，跷起脚伏在侧了身的刘慧珍耳边说着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侯世贵已经点齐了人马来到“阵前”。耿佳乐看到侯世贵跟前的五个人，有些愤然说：“不是三个人比吗，五个人干什么？”

“你说三人就三人?! 我们就想五个人，五局三胜一个样!”说着，侯世贵有些洋洋得意。因为他看到，耿佳乐的队伍里根本找不出同样五个高个头的人选来，这样自己赢的把握就大了。

“五个就五个，谁怕谁不成!”耿佳乐说完，打量着侯世贵选出的五个人，心里有了数，就一二三四五也点了五个人。

“我看摔跤还是到河滩上吧!”刘国俊指着桥下宽绰的沙滩说：“不要在桥上摔跤，挡着人家的路。”

大人提着行李，两个村的孩子簇拥着来到河滩上，各自摆开了阵势。耿佳乐指着侯世贵说：“你先叫谁上?”

侯世贵不慌不忙，事到临头不忘物质刺激，给他的五个摔跤手鼓劲说：“今天谁赢了，我就奖他一块大洋!说话算话。”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大洋，叮叮当当在手里掂掂着，边说边拿眼乜斜着耿佳乐。

要奖大洋?! 双方的孩子们都看直了眼。这在穷人家的孩子眼里简直不可思议，以至于刘国俊和刘慧珍也有些诧异地对视了一眼。

“好，你等着……”说着，耿佳乐召集自己的五名摔跤手，头凑头在一起嘀咕着什么。一会儿一起“嗷——”一声大喊，把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跳。

摔跤比赛开始了，双方开始点兵。

侯世贵喊：“二蛋子!”

耿佳乐喊：“刘大虎!”

于是二蛋子就和刘大虎摔跤，双方给自己的选手鼓着劲加着油。耿佳乐这边出师不利，大家还没有看清楚，二蛋子就把刘大虎摔倒了。

侯世贵喊：“马清标!”

耿佳乐喊：“张大号!”

马清标就和张大号摔跤，两个人看上去势均力敌，但张大号要硬实一些，你抓我我抓你，张大号一个别腿，利利索索就把马清标摔了个仰八叉。

侯世贵喊：“二炮!”

耿佳乐喊：“刘全儿！”

二炮对刘全儿，两人拉开架子就摔上了。二炮个头和刘全儿相仿，但要敦实很多，刘全儿两手抓着二炮的棉袄，二炮一个下蹲，一头钻进刘全儿的裆下，忽地把刘全儿拱了起来，啪一下摔了刘全儿个倒栽葱。

侯世贵喊：“侯世广！”

耿佳乐喊：“王云东！”

这一局对双方来说是关键一局。侯世广赢了，侯世贵将三比一获胜；而对耿佳乐来说，失掉这局，满盘皆输。也就是说，对耿佳乐来说，王云东只能赢不能输，否则，自己挨耳光事小，刘集人的颜面事大。

话虽这么说，但明摆着的却是两个人身形的差距。侯世广是这些孩子中最高大的一个，猪八戒一样的身材。王云东整个要比侯世广小一圈，站在侯世广面前拿好了架势，双眼紧盯侯世广的一举一动。侯世广见王云东动也不动，以为他胆怯了，忽地来个猛虎下山扑了上去。就见王云东往左空旷处稍一侧身，右手紧扣刁住侯世广的手腕轻轻一带，一个顺手牵羊就把侯世广摔了个狗吃屎。

双方比成平局，文斗到了高潮。这在侯世贵来说是个意外，看侯世广人高马大，摔王云东绰绰有余，谁知人家使了巧劲，自己只好把宝押在最后一位身上。

侯世贵大喊：“侯猛，就看你的啦！你一定要赢，赢了我给你三块大洋！”

耿佳乐这时看上去已经胜利在握，他指着侯世贵说：“你赢了我认罚，你输了不许耍赖！”然后对自己最后一位选手吼道：“王云南！上——”

这时间河滩上陆陆续续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，来晚的问这问那。还没有问出头绪来，就见两个摔跤的已经动了手。也许是他接受了侯世广的教训，也许是三块大洋的诱惑，侯猛像个摔跤老手一样，弓着身子，脚下移着碎步，围着王云南打转转，伺机找出王云南的破绽。王云南同样不动声色，盯着侯猛挪动的步子，自己的脚下来回移动着。突然，侯猛的步伐快了半拍，猛地冲上去搂住了王云南的后腰，把全场人吓得集体一片惊叫。大家还没有看明白，就见王云南拧身用胳膊揽住侯猛脖子，同时脚下用腿一别，往后一仰，一腓把侯猛蹲倒在沙滩上，就听侯猛“呕——”的一声，胃里的东西差点吐出来。

“赢啦——赢啦……”

败局就在眨眼之间。侯世贵回过神来，打量着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群，刚想溜，就让耿佳乐拦住了：“三猴子，愿赌服输，不许耍赖皮！”

侯世贵看自己跑不掉，想到自己要被抽二十个耳光，首先心里怕了，低声下气求饶说：“抽是抽，你要轻点儿！”

“我会轻一点的。不过，把你满嘴牙抽掉了，回家可不能跟你爹说是我抽的……”看着侯世贵的孬种样，耿佳乐止不住想笑。

“能不能轻点，你手下留情，我给你钱……”听说抽耳光要抽掉满嘴的牙，侯世

贵就哆嗦了，一脸可怜相，作揖求饶道。

这正是耿佳乐盘算的，看到侯世贵作揖差不多了，却装出一副不同意的样子吓唬他说：“二十耳刮子，我抽死你。把你抽死了，钱不都是我的吗？”

侯世贵想想自己抽田二牛的狠劲，心想人家得了架子，能不抽死自己？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抽死，侯世贵扑通一声跪在沙滩上，叩头就像鸡啄米，边叩头边求饶：“不要啊！千万不要啊……”泪也下来了，边求饶边掏出兜里的大洋说：“都给你，我都给你，行了吧……”

耿佳乐觉得目的就要达到，扫了众人一眼，说：“好吧，看在大家的面子上，今天饶了你。但是，我们三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……”

听到自己不再挨抽，光棍儿不吃眼前亏，侯世贵忙不迭地说：“只要做得到，我都答应，都答应……”

“第一，不能再欺负刘集人！也不准把这件事告诉你爹！”耿佳乐大声说。

“我答应，我答应！我再也不敢了！”侯世贵唯唯诺诺道。

耿佳乐：“第二，劝劝你哥侯世昌，别再干土匪祸害好人！”

侯世贵：“我劝，我劝，我回家就劝……”

耿佳乐：“第三，让田二牛抽你俩嘴巴，让他出口气！”

侯世贵：“让他抽，让他抽吧，轻一点……”

“二牛，快过来，还他俩嘴巴子。”耿佳乐拉过身后的田二牛，让他抽侯世贵嘴巴。田二牛走上前，看来是被侯世贵吓破胆了，正眼也不敢看侯世贵，哆哆嗦嗦举起手，在侯世贵的左脸上打了两个不响的耳光。

罚也罚了，打也打了，耿佳乐没有怒其不争，对侯世贵喝道：“滚吧——”

看到侯世贵带着他的人狼狈地跑过了桥，耿佳乐就像得胜的将军，掂着手里的大洋，模仿着侯世贵的腔调说：“我说话是算数的，不论输赢，参加比赛的五个人，每人一块大洋。田二牛一块，就算是三猴子他爹赔你家的年货钱，剩下的三块嘛……”说着，耿佳乐看着刘国俊和刘慧珍，一脸顽皮说：“慧珍姐，国俊叔回来给我们助阵，让我爹给你们买个猪头过年吧！”

大洋拿到手里，孩子们立时乐翻了天。比赛前，侯世贵宣布要奖励获胜者，把个耿佳乐气得肚子里鼓鼓的，就把自己五个人拢在一起，也给他们鼓劲，悄悄对他们许诺：只要参加比赛的，不论输赢，每人都奖一块现大洋。谁信呀？不要说每人一块现大洋，就是五人一块现大洋，这大洋哪里来？谁知耿佳乐说到办到，他有把握。其实，要说耿佳乐有必胜信心，他是吃烧饼喝凉水——自己心里有底。最后上阵的王云南两兄弟，那可是青州武术世家老王家的第十一代嫡孙，别看年龄不大，都是练家子出身，从小冬练三九夏练酷暑过来的。学校放年假，王家兄弟来刘集过姥姥家，跟耿佳乐好得不得了，就约了来参战。也就是说三局二胜耿佳乐是满把攥，谁知侯世贵要五局三胜，情况陡变，这也没有难倒耿佳乐。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在前三局中看准，有

一局能以强胜弱，他仍然胜券稳操。

这样说笑着，孩子们簇拥着刘国俊和刘慧珍回刘集。看着佳乐他们大胜，刘国俊问刘慧珍：“看佳乐高高兴的，那会儿他给你嘀咕什么了？”

“人小鬼大，他给我讲田忌赛马的事儿，跟他爹一个先生教的。”刘慧珍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：“你就等他爹给你送猪头吧！”

“不错不错！”刘国俊感慨说：“就差没把孙子兵法用上啦！”然后，低声对刘慧珍说：“今天吃了饭到国栋家去，有些事要交代一下。”刘国俊不敢把话说明了，好在刘慧珍会意。

快近村子的时候，刘国俊回头在就要降临的暮色中找着谁，等看清了，慢下步子，问一个看上去也就十岁的小不点：“豆豆，你爹在家吗？”

叫豆豆的男孩儿紧跑了几步，亲亲地叫了声：“俊子叔，我爹在家呢，我出来的时候还在！”

到了村口，刘国俊对就要分手的刘慧珍低声说：“晚上吃了饭，别忘了去，大家等你，也叫上桂发。”然后对耿佳乐说：“乐乐，家去别忘了给你爹说，就说我回来了，让他到豆豆家去玩儿。”

“好嘞——”夜色中佳乐边应承着，边大声嘱咐拿到大洋的伙伴说：“回家都把钱交给老娘，要不然小心脑门上吃‘梨疙瘩’……”

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。

刘国栋家，一个不算宽敞的农家小院，堂屋里住着刘国栋的父母，老两口一辈子老实巴交。刘国栋今年三十六岁，浓眉大眼，气宇轩昂，身板魁梧健壮，俊朗的脸上透着刚毅。无论对什么事儿，有个口头语“好好好”，都称他“好好先生”，但不是那种好和稀泥的老好人。他遇事有主见，又不好恃强喜功张扬自大，大大咧咧的脾气，会木匠手艺，远近几个村子都称他刘木匠。刘国栋成家后住东堂屋，生了两个儿子，老大刘桂楠在博兴做学徒，常年不回家，就连过年也捎信回来说铺子里忙，掌柜的不放学徒的假，小儿子豆豆跟爷爷奶奶一起睡。

豆豆回家，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。刘国栋一家围着桌子坐了，姜凤娟很快把饭菜端上了桌。年成不好，桌上一大盘自家腌制的酸白菜，一大碗清炖扁豆角，一盆刚煮好的热地瓜，刘国栋一家很快香香地吃了一顿饭。

晚饭后，刘国俊来到刘国栋家，亲热地和刘国栋一家打过招呼，从兜里掏出盒哈德门烟卷，递给刘国栋的父亲刘凤堂说：“叔，这是洋烟卷儿，您老尝尝！”又拿出一盒济南芙蓉街的高粱饴糖，递给刘国栋的老婆姜凤娟说：“过年了，二嫂，这是给豆豆的高粱饴糖……”刘国栋在本家排行老二，刘国俊称她二嫂。

姜凤娟今年三十五岁，典型的山东农家妇女打扮，穿一件紫碎花外罩棉袄，毛蓝色棉裤，吃完饭正忙着收拾饭桌。

豆豆正在门口灯影里逗狗玩儿，听说有给他高粱饴糖，一连声地喊着：“我的，我的……”冲进屋来，一把从娘手里掠过那盒高粱饴，高兴得嘴都合不拢，引得满屋的人都笑了。

刘国俊随刘国栋来到东堂屋。刘国栋用火镰点燃了火纸捻子，点上豆油灯，黑乎乎的屋里渐渐亮了起来。

刘国栋提起烧得黑乎乎的铁壶，边给刘国俊倒满一大黑碗开水边说：“快说说，济南那边什么情况？这长时间一点信儿都没有，把我们几个急得不行！”

刘国俊压低了声说：“我给你写信只能叙家常，这是革命斗争的教训！二哥，济南那边情况不是很好，国刚吃了饭就来，等一会儿老耿和慧珍也过来，还有桂发。你通知其他几个同志，我们年前开个会……”

刘国栋：“好好好，我就去喊人……”说着开门闪身消失在夜色中。

一碗水还没有喝完，刘国俊就听街上几声响亮的咳嗽，引起一阵狗咬，随即听到有人推开大门进了院子。来人边低声叫着“二哥”边往东堂屋走。

刘国俊听出来人是耿佳乐他爹耿中原，大家都称他老耿，穿一身深蓝色老土布长棉袍子，粗略看到一丝文化人打扮的痕迹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腰里好别着一杆旱烟袋。老耿曾是刘集村同辈人中读书最多的，性格随和，一般不动气上火，甚至大智如愚，有个口头禅“那是那是”，但他满腹经纶，按村里的兄弟爷们话讲，他眉宇间的汗滴子里面蕴藏的，也是一个一个的智慧谋略，都称他“赛诸葛”，平日里在村小学堂教书，偶尔挑个算卦幌子，到集上给人相面卜卦。

刘国俊推门迎到门口，外面漆黑一片。老耿一把抓住刘国俊的双手，使劲握了几握，没说一句话，随着进了屋，关上门。

老耿激动地说：“国俊，你可回来了！学校放寒假了吧？”

刘国俊同样激动地回道：“放了，耿大哥，你也放了？”

老耿：“那是那是，进腊月就放了。乡下比不上城里的学堂，天冷了，冻得娃娃们吱吱叫，早就放了……”

两人正你一句我一句嘘寒问暖，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刘国栋进屋。

刘国栋：“行啊，老耿，你家乐乐本事大啦！整瘪了侯扒皮的三崽子，还赢了九块现大洋，不得了呀！”

老耿：“你看，光顾着和国俊打哈哈了，不说我还忘了！”说着，老耿从腰里掏出三块大洋来，递给刘国栋说：“这算是乐乐的贡献，我知道支部用得着，就凑上……”然后掏出旱烟袋点上一袋烟。

刘国栋推让后说：“要不就留一块？过年了，给乐乐扯身新衣裳……”

老耿：“还是先办正事吧，让咱刘集的老少爷们过年吃顿饱饭！这还差得远呐，再说乐乐懂事了，他不惦记吃穿孬好。”

这时，刚吃完饭的刘国秀轻轻推门进来。因为是自家兄弟，熟门熟路的，连狗都

没有叫一声，以至于大家吓了一跳。刘国秀这年二十八岁，人如其名，长得清秀纤弱，仔细看眉宇间略显佻相。

刘国秀前脚刚进门，刘国钢后脚就到了。刘国钢这年三十二岁，刘国俊的二弟，是村支部委员，长得高鼻梁圆脸盘，和刘国栋差不多的个头和装束，人如其名，看上去刚直不阿，一看就是那种不善于动脑筋的人，人送外号“二炮”。

刘国俊看着人来得差不多，对刘国栋说：“就差桂发、慧珍姐弟俩了！你看二嫂忙完没有，让她过来把风……”

刘国栋：“好好好，大家先进去。”说着，刘国栋推开靠在墙边一个一人多高的柜橱。因为是村里的巧木匠，他设计的柜橱上装有机关，不开机关，橱柜是不容易推开的。柜橱移到一边，后面墙上是一块蓝花老粗布的布帘儿。掀开布帘儿，露出一个幽幽的黑洞，刘国栋把灯递给老耿说：“你们先进去吧。”说着顺手递给刚爬进洞中的老耿一盏豆油灯。老耿引亮里面的油灯以后，大家顺次鱼贯而入。刘国栋把柜橱移回原处，才到大堂屋去喊老婆姜凤娟。

姜凤娟端了一竹篮秋里搁置起来没开透的棉桃，来到东屋，坐在灯下剥着棉桃。刘国栋坐在旁边等刘慧珍姐弟俩。

豆豆进来，攀住刘国栋的脖子问：“爹，俺俊子叔呢？”豆豆还在挂念刘国俊兜里还有多少好东西，临睡前不忘过来打问一番。

刘国栋：“来缠你国俊叔了，一盒子高粱饴都吃完了？”当爹的知道自己儿子哪根筋短长，分开儿子猴住自己脖子的两手说：“早走了，还不赶快睡觉去！”

刘国栋不想让豆豆过早知道密室或接触任何党的活动。豆豆四下里打量一圈儿没有看到人，就以为刘国俊真的走了，见娘只顾自的剥着白花花的棉桃子没理自己，只好快快不乐到爷爷屋里睡觉去了。

姜凤娟：“这大冷的天，你还不快进去，让大伙儿等你一个人！”姜凤娟不知自己丈夫咋只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进去，就轻声提醒了一句。

“我等桂发姐弟俩，也该来了……”刘国栋说着，就听街上由远而近传来狗咬声，虚掩的大门刚一响动，自家的大黄狗就“汪汪”地叫起来。

刘国栋马上开门迎出去，对着自家的狗叱喝了一声，大黄狗就懂人事一般停止了汪叫。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，都没有出声就进了东堂屋。刘桂发跟在他姐刘慧珍身后，也不多话，和刘国栋咧嘴龇了龇牙算是打过招呼。刘桂发这年二十一岁，长得黄白净儿脸，中等身材，一身黑色对襟棉袄棉裤，身材结实精干，看上去就是那种脾气简单、心直口快、说话不喜欢动脑子的人，有个绰号叫“筒子”，按他娘的话说，就是“一棒子戳个洞儿，只一个心眼子”。

刘国栋闩好大门，回到东屋对老婆说：“不管谁叫，都别开门，问就说我串门去了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站岗又不是一天两天，”姜凤娟正简单和刘慧珍说着客气话，就

笑着对刘慧珍说：“看你二叔，对我就是不放心，见天都要教一遍！”

“天怪冷的，二婶儿，辛苦你了！”刘慧珍知道，每次开会都是二婶儿站岗，心里有些歉歉的，一边说着，一边随着进了密室。

密室里灯光昏暗，只有一盘土炕和简单的座位。因为人没到齐，显然还没有进入正题。几个人赞赏完耿佳乐一帮孩子智斗侯世贵的事儿，正说到侯扒皮对田有粮父子丧尽天良的暴行，引起满屋人激愤，发恨要找时间收拾侯扒皮。刘国俊看见人都到了，就打手势让大家止住了话头。进来的几个人都没有客套，只是相互点头致意，有的坐炕头，有的就木凳，早都自己找座位坐下了。

刘国栋是刘集的党支部书记，看人齐了，清了清嗓子，低沉而有力地说：“好好好，大家先别说话了。四哥和任校长有事不在家，人就算到齐了，咱们准备开会。今天下午，国俊从济南回来，给我们带来了济南地委的最新指示！今天晚上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听国俊传达上级精神，然后安排一下年前节后的具体工作，分分工……”说着，刘国栋征询的目光看着刘国俊。

刘国俊听了刘国栋的开场白，见大家都看着他，开始认真地把对敌斗争形势讲给大家听：“今天，我和慧珍，还有延集的延玉祥同志回来过年，说实在话，不仅没有带来省执委领导的指示，就连济南地委，也暂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。目前，省执委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，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……”

“那可……怎么办……”刘国秀哆嗦着问。听了这句话，密室里一片惊嘘之声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人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。

刘国俊继续说：“三个月前，因为组织全省的工人运动，鲁督张宗昌疯狂对抗革命，这个十恶不赦的军阀头子，下令逮捕了执委书记邓恩铭同志！”在座的人惊声四起，互相看一眼，不相信是真的。

刘国钢：“把邓书记逮起来了？真的假的……”

刘国俊：“这是真的！省执委机关被敌人破坏，其他七名同志同时入狱。现在，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想方设法组织营救，可以说局势对我们十分不利。但是，作为每级党组织，尤其是在有条件自行开展工作的情况下，我们都不能被动坐等上级的指示……”

“对，我们不能坐等！”几个人马上一一起表了态。

“刚才二哥说得对，不论年前节后，我们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的。你张宗昌不是横征暴敛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吗？那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抗税不缴，要求劣绅恶霸减租减息。一家扛不住，我们就学广东的办法，把农民组织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。我们不仅要抗军阀的赋税，还要减地主老财的租息，只要乡亲们一条心，有农会撑腰，日子相对就好过一些……”刘国俊继续给大家讲着。

大家深受苛捐杂税印子钱之害由来已久，听到这里，刘国俊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议论起来，不明白的问刘国俊什么是农民协会。

“大家先不要讨论！”刘国俊打手势制止说：“什么是农民协会？问得好。农民协会是我们受压迫受剥削农民自己的组织，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机关，专为农民谋利益。成立农会，就是要联合革命民众，就是要造反……”

“造反可是杀头的罪……”刘国秀嘟囔道。

刘国俊侧了刘国秀一眼，没有理他的话，继续给大家讲道：“那就是团结起来，打倒军阀，打倒贪官污吏，打倒地主恶霸，打倒土豪劣绅，夺回为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村政权，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。还要利用这个协会，组织大家起来进行限租减租，限制高利借贷，反对苛捐杂税，反对预征钱粮，兴办合作事业，兴办水利，修筑公路，疏通河道，甚至治理黄河……”

“那太好了，县里也干不了这多事……”刘国钢说道。

刘国俊又用手势让插话的刘国钢住了嘴，稍稍放大声音说：“要成立农民协会，今天晚上就作为主要议题来讨论。作为村里的支部书记，又比较掌握情况，等一会儿我讲完了，国栋哥主持讨论。下面，我告诉大家个好消息，”说到这里，刘国俊向刘慧珍伸过手去说：“拿出来吧，给同志们一盏指路明灯！”

刘慧珍从抄着的袖口里拽出一个薄薄的花布包，递给了刘国俊。刘国俊仔细地打开布包，拿出一本小书来。灯光有些昏暗，在场的其他几个人伸直了脖子想看究竟。这是一本平装的小册子，看上去有些暗红的封面，上面印着一个大胡子外国人半身像，薄薄的一巴掌大的小本本。大家看不出稀奇，就瞪直了眼看着刘国俊，看这本书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消息。

刘国俊拿着书让大家扫了一眼，老耿是村里的教书先生，有些疑惑地把书的名字念了出来：“共产党宣言……”

“对，这是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刻板的时候刻反了！”刘国俊纠正说：“是全世界共产党人行动的共同纲领。别看它不起眼，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。”刘国俊边翻着书边说：“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是济南的同志们学习的主要材料，先后有我们党的创始人王尽美、邓恩铭等同志学习过，这次慧珍冒着危险，带回来供我们学习。只要认真学习，未来就有了方向，即便遇到暂时的困难，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，相信有了它，黑暗中也有一盏指路明灯。今天你先保存，过后安排大家学习。”说着把书递给刘国栋，郑重地交代说：“你收好，这本书，国栋同志，就是我们丢了性命，也不能让它落在敌人手里！”

大家听出刘国俊话里沉甸甸的分量，密室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。天气很冷，有的人甚至因为激动加寒冷而止不住瑟瑟发抖。

“好好好，准拿她当命根子哩……”刘国栋说着，接过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用那块花布包好，解开棉袄扣子，贴身塞进怀里。

“好，今天的主要议题，还是探讨成立农民协会，一开始我大致讲了讲，看大家还有什么想法。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！”刘国俊的讲话告一段落。

到这里，气氛方显得有些松弛。大家才开始你伸伸懒腰我动动姿势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。话题无非都是官府衙役如何、地主老财如何、苛捐杂税如何之类，最后一致认为：如果农会能够说了算，那就太好了。一屋子人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恨不能今晚就把协会成立起来。

老耿一直坐在那里没怎么说话，心说要办农会，有些问题肯定要解决！于是问刘国俊说：“办农会，不要定些条条杠杠？”

“对，是要定一些条条杠杠，那叫农会章程，就是讲清楚为什么成立农会，把农会的性质目标任务讲清楚！”看到大家热情高涨，老耿又提出了具体问题，刘国俊就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看这事宜早不宜迟！今天就算一个支部扩大会，如果大家意见一致，”说着看着刘国栋，征求这位支部书记的意见说：“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定下来，从今天开始着手筹办农民协会？”

“好好好，我同意，大家还有什么意见？”刘国栋问。

“成立了农会，谁来干会长？”刘国秀像是问刘国俊，又像在问刘国栋。

“这些具体问题，我看暂时先不要涉及，我们先解决……这样吧，我先来分分工：老耿刚才提到章程的问题，你又有私塾底子，就你来负责执笔，具体的条条杠杠，我和你个人交代。二哥，你们四个先联络村里的乡亲们。慧珍协助二嫂，给农会绣一面大旗，看筹备的进度，我们再定成立时间，大家看怎么样？”分完工，刘国俊等大家提出异议。

“那是那是，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只是大家在联络的时候，要悄无声息的，不能大张旗鼓，让村公所过早知道我们这些穷棒子要造反，还没等咱成起来呢，人家就请了官兵来镇压。我的意思，我们可以利用年前送慰问品，或是过节拜年这些机会联络，来个瞒天过海，最后一举成事！”老耿文化底子厚，自幼饱读经书，兵法谋略无所不通，这一番话说到大家心里头。

听了老耿的话，刘国秀晃着老耿的肩膀，嬉皮笑脸地开玩笑说：“老耿老耿，算一卦算一卦，看我们这协会能成不？”

“好了国秀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还是共产党员，怎讲迷信……”刘国栋马上截断刘国秀的话，刘慧珍也听不下去，一起指责。

刘国秀挨了训，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低，但听话音中仍然反驳道：“那老耿怎么还……还经常挑着幌子，去集上摆摊儿算卦……”

刘国栋感到又可气又可笑，为了说服刘国秀，干脆把话挑明了说：“他那是以算卦作掩护开展工作，我的傻大哥！”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刘国栋接着说：“国秀的话，其实反映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革命自信心问题！同志们，刘集支部成立马上一周年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说，只要敢干，革命总是会成功的！”

“对，国栋的话有道理！”刘国俊马上声援刘国栋，同时也坚定其他同志的信心